

永川文史资料

第 三 期

(总三十二期)

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

- 抗“抽懒捐”的斗争.....钟虞阶 供稿
戴世忠 整理
- 郑松茂东山脱险记.....谢位三 口述
赵泽源 整理
- 永川科名乡的来历及其古迹胜景.....吴竹筠

抗“抽懒捐”的斗争

钟虞阶供稿 戴世忠整理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割据自雄。人民不但苦于兵匪，又苦于不胜枚举的捐税。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于聊生。军阀彭诚孚，丧天害理，搜刮民脂民膏，创天下之奇闻。强迫永川人民种鸦片，不种要“抽懒捐”。

民国十八年，驻永川县的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彭诚孚与其秘书（永川十八团头目）周学恩关同策划，于民国十九年春召开全县团务人员会议，命令团制永川人民种鸦片烟，征收“商捐税”十四万元。并规定所收的捐税，催征人员（各乡团务人员）可得5%。对不种鸦片者要“抽懒捐”。团务人员见于有利可获，纷纷进行催收、勒收。而广大农民深遭此难，怨声载道。从而激起了永川城乡人民的强烈反对，形成抗“商捐”、抗“抽懒捐”的群众斗争。

这一斗争是以永川中山公学教师张开秋、王彦嘉（均系共产党员）和“永川通讯社”主编唐耕录、社长钟虞阶为核心，并获得永川士绅谢仲容等的支持而开展起来的。事态伊始，他们一面向南京政府呈文，控告彭诚孚十大罪状（强迫种鸦片，征收懒捐；公开卖大烟，收红灯税；预收粮税，一年六征；招安土匪，扩充军队；招揽枪工，私造枪支；大设赌场，抽收赌税；关卡林立，强收过路捐……）和撰写抗捐宣言。

发出“快邮代电”，向全省各方呼吁；另一方面组织请愿团，赴省请愿，要求征免。另外还运用他们创办的《迅雷》刊物，宣传反对窝捐税。印发小册子《大炮》揭露其罪恶，打击依附军阀的走狗（小册子撰写的文章有《三妖两怪外搭一个广抬脚》、《堂哉煌哉的公安局已成为云雨巫山的水旱堂子》等）。省、渝两地同学会刊物《新新特刊》公开支持这一斗争。彭诚孚在此压力下十分恐慌，不得不作出让步，将鸦片窝捐改为“征借各半”的办法（即是种鸦片者收窝捐为征，未种鸦片者不抽窝捐了，仍以抽派税款作为借。实际上还是变相征收窝捐税）。

这次抗“抽懒捐”的群众斗争给彭诚孚狠狠的一击。但其贼心不死，视中山公学的教师和永川通讯社的负责人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阴谋迫害。时逢广汉兵变，彭诚孚乘机克下毒手。首先找钟虞阶谈话，追查《迅雷》是谁负责编写出版的，并大发雷霆地说：“姓钟的不要装伪，我彭诚孚有三千五百条枪，我怕不怕你？”钟虞阶同彭诚孚谈话后，立即被迫潜逃成都。紧接着，于民国十九年冬的一个深夜，彭诚孚派兵包围了中山公学，借口说中山公学有赤化分子与广汉兵变有关，逮捕了校长唐耕录，教师王彦嘉、陈介祺，又派兵到吉安场抓捕了教师张丹秋。由于县内外人士声援营救，彭诚孚释放了唐耕录，其余三人被押往成都三军（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执法处审讯。

在审讯时所持的证据仅是搜查到的几封信。其中一件是早些时候

张丹秋写给孙德秋的问候信。张、孙二人系同乡同事，常开玩笑，写信也较随便。因孙妻患红崩病，故信中张以开玩笑的口吻写道：“孙二娘赤兔马的速度如何？”因这句话有个“赤”字，便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暗号。另一件事是张丹秋在成都写给中山公学教师的信中，附了一句致王彦嘉的话：“在成都遇见了铁军，他在广汉舌耕。”彭诚孚发电报给广汉军阀陈静瑞，查询有无铁军其人。电复是：“此人在广汉教书，与广汉兵变有关。”三军执法处即以此二项为“罪证”，判处张丹秋、王彦嘉死刑。罪状上诬害之结论是：“虽张丹秋、王彦嘉坚不吐实，然以该项信件和陈旅长的来电，均足以证明张丹秋、王彦嘉二人确系共犯……应处以死刑。”民国十九年底，张丹秋、王彦嘉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于成都下莲花池英勇就义。

陈介祺通过我县军阀师长邓国璋的活动获得保释。永川中山公学因此事而被查封。

郑松茂东山脱险记

谢位三 口述

赵泽源 整理

1923年，郑松茂家住永川县城东外街今111、113号，后移居郑家院子。他经营槽坊，生意兴隆，置田产三千余挑；并与永川县城防司令陈国栋交往密切，常参与司令部地方治安等会议。他有六子，长子郑东琴，曾在资中、涪陵、岳池、广安、南充、巴县、合川等地为官，任知县。1926年以后，一直任民生公司董事长，二子郑茂修和其余四子均在地方任职。有财有势，是永川县绅士之一，而为城东之首富。

盘踞东山（今箕山）的匪首龙治轩，绰号耍麻子（青峰乡人），对郑松茂之财，早已垂涎三尺。曾多次率众下山抢劫，千方百计图之，终因防卫甚严，未能得手。虽然如此，但耍麻子仍未死心，绞尽脑汁必欲达此目的。

当年，初冬的一天清晨，街上，浓雾弥漫，二米之内看不清人影。郑松茂和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开始了槽坊的管理工作，东这看那，显得十分忙碌。这时，从门外急匆匆走进一人，不待主人打招呼，抢先向郑松茂点点头，满脸堆笑地道：“陈司令派卑职来请老太爷去司令部开会，有紧急公务相商”。郑松茂感到突然，将来人上下仔细打

量，年约三十开外，中等身材，头戴礼帽，上穿兰缎长夹衫，外罩青缎团花马褂，足蹬一双青绒圆口鞋，举止大方，出言文雅。一听是陈司令派人破瓮来请，也不多疑，即放下手中帐簿，热情地招呼：“请坐，喝杯茶，歇一歇”。欲转身拿茶。

“不歇了，陈司令等得急呢！”

“好，走吧！”

跨出大门，行不到十米，不知不觉已被来人引入油坊巷中。郑松茂暗想：去司令部开会，应直走城内，为什么走油坊巷呢？正欲停步问明，但见雾中模糊地有人影紧跟于后，凭其经验判断，预感不妙，转身即往回走。刚转身，雾中人影闪出，蜂拥上前，将郑松茂往巷外强拉硬拖。

“快来人啦！有土匪抢人啦！……”郑松茂高声急呼。

巷中居民谢鹏飞，在睡梦中听得外面吵吵嚷嚷，不知何事，连忙穿衣起床出门，正碰上几个人在拖郑松茂，以为是郑松茂和人争吵，便跨步上前劝解，却被“文雅人”举枪拦住。谢鹏飞这才明白是土匪抢郑松茂，拔腿就跑。他刚跑不到三步，只听砰！砰！……几声枪响，就倒于血泊之中，再也没爬起来。

几个匪徒，把郑松茂硬拖出巷外，象老鹰抓鸡一般，将他绑于早已备好的滑杆上面，两个大汉抬上肩，直向东山飞奔。就这样，郑松茂被长麻子绑票（拉肥猪），陷入了匪窟之中。

东山，东北——西南绵延60余里，山峦重叠，茅草丛生，峭壁陡崖，道路崎岖。奸狡的要麻子时而这时而那里，移棚频繁，行踪诡秘。郑东琴从合川返永求援于陈司令，郑茂修带兵上山搜寻，这些皆无济于事。虽然捉住两个土匪，但都不是要麻子匪棚的人。故郑老太爷的下落难寻。

郑氏弟兄无法，只得买通土匪联络人谢辉武，托他找要麻子交涉，议价取人。谢辉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听到要麻子住扎在官家院，^{议价取人。}谁知到了官家院，已不见要麻子，于是带上郑家备办好的猪肉、电筒、草鞋等十多挑礼物，找要麻子匪棚踪影。反被另一匪棚扣留。郑氏弟兄又托匪首角牛王海清代办交涉，仍未成功，只得暂时搁下。

一日，郑东琴倚门而望东山，想着老太爷的安全，忧心忡忡，焦急万分。忽然，一个中年男人从对面行至门前，客气地问道：“请问，郑东琴在家吗？”

“我就是，有什么事吗？”郑东琴瞧了瞧对方，不耐烦地答道。

“老太爷给你的信。”一边说，一边把信递过去。

郑东琴接过信，觉得奇怪，欲问详细，但来人已在他发愣时离去。急忙拆信，内有一个血迹斑斑的指头，白布条上有两行红字，写着：琴儿，速办白银三挑（一千二百两为一挑）取父，银交老寨子。这才明白，是其父砍下指头写的血书，两行泪水夺眶而出。郑东琴速转合川，凑足银两，交给松茂的干儿子黄河海送回永川，等待送银取人。

要麻子绑了郑松茂的票，得了“财神”，定价白银三挑，但并不以此满足，仍照常打家劫舍。在迁棚移窟，下山劫场时，都安排古癞子、张燕翥专人看守“财神”。久而久之，郑松茂和古、张二人已混熟，欲从二人身上打开缺口，脱离险地。几经探试，皆因二人有后顾之忧，未予许诺。一天，傍晚六时许，要麻子率匪徒，浩浩荡荡下山，抢劫三教场，匪棚里除古、张二人照常看守“财神”外，其余匪徒走得干干净净。郑松茂见此时机，胸有成竹，又凑上去与二人闲谈：“二位，娶亲安家吗？”郑松茂关心地问。古癞子望了望张燕翥，叹了一口气，说：“山里人有首顺口溜：白天山里藏，黑夜似恶狼，打家又劫舍，哪里寻姑娘”。郑松茂见二人说出了肺腑之言，即刻乘机而入，慢吞吞地附和道：“是喽！这样的日子，要熬一辈子，难啊！”古、张二人低头不语，象是在想家。郑松茂见已到火候，单刀直入地道：“二位不要生气，恕我直言，跟着要麻子干，终日提心吊胆。如果跟着我下山，包你们一辈子吃、穿、用，娶亲安家，二位意下如何？”

二人齐道：“这样要大哥能放过我们吗！”郑松茂带笑补充道：“你们保我下山，下山后由我保你们，钱尽你们用。如二位愿意离开永川，送你们去合川我大儿子处干事，娶亲安家，要麻子就有天大本领，也无可奈何。”二人望着郑松茂，默不出声，露出了怀疑神态。郑松茂看出了对方有默许之情，立即双膝跪地，盟誓道：“我如对你们忘恩负义，死于雷打火烧。”二人见郑松茂心诚意真，保他

下山后，既可得钱安家，又可避风，何乐而不为呢！顿时疑虑全消，忙将郑松茂扶起。他们低声商议后，古熈子行前探路，郑松茂走中，张德麟断后，摸黑踏着茅草小道，脱离险地，安全归家。

郑氏弟兄见父亲安全返家，欣喜若狂，二子郑茂修遂将三人送往司令部暂住。次日，又由二子郑茂修将古熈子、张德麟送往合川郑东琴衙门当差，以心腹待之。郑松茂经与陈司令商议后，立即出资成立了四街东门民练团，加强联防，日夜巡逻，守卫更严。

耍麻子抢劫三教场归来，见“财神”心腹均飞，暴跳如雷，多次率匪徒抢劫东门，都败阵而归，只得作罢。

永川科名乡的来历及其古迹胜景

吴竹筠

科名乡在清光绪以前名柯坪。因此地居民多柯姓故名。笔者于1916年在地主吴洪言之契约上发现“柯坪庙子山侧，十二殿后田土一畝”等语，可资证明。柯坪庙子山在今之科名企业酒厂办公室后面十二殿埂上。从前当地老农亮善堂曾于现在的上场口科名小学处募捐修建庙宇三间和庙房数间，始更名为柯坪铺。当时建场建庙砌石碑文虽已残缺，但残余字句犹存，字迹尚能辨识。

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由同治己卯科贡生周鼎出面倡首。于是年九月召集当地绅耆富户和庚寅科入泮的文生李三、亮校之、周朝用、增生李永盛、周登道、李以屏、庠生亮羲和亮登高等和一些捐班老爷发起新建柯坪铺并更名为科名场，借以炫耀这班地主豪绅“科甲有名”之盛。后来民国改乡、改联保处和解放后建乡人民政府、人民公社皆沿用这“科名”二字。

真武寺

科名五村五队有一山建庙曰真武寺。寺内有各种石雕、泥塑偶像三、四十尊。其寺有五重殿宇，四落偏殿，庙貌巍峨，气势雄伟。塑偶像之殿堂分三层：下层塑山王土地；中层塑川主、土主、药王；上层塑真武祖师。祖师乃石雕彩塑，姿态怪异，左手挽真诀，右手执宝

剑。左脚踏龟，右脚踏蛇。披发长鬓，面貌狰狞，威风抖擞，正气照人，身躯高大，栩栩如生。此寺年湮日久，各殿尚存残碑短碣，字迹大多风化，惟真武殿内二碑，石质较坚，风化较轻。其左侧一碑，碑文内容为颂扬祖师能降妖伏怪，护国佑民等语。碑尾落款为大明洪武十四年（1381）冬月吉旦竖立。其正中神龛下面一峽石长碑，高约二尺，宽约七尺，上镌指头大小字迹。笔者因羨其字圆润苍劲，质朴豪放；其文亦端庄典雅，潇洒大方。当即吟诵良久，遂抄存时玩。惜乎残字缺句仍多，未睹全豹为憾！兹将原文抄录于后：（缺字以×，缺句以……作记）

真武山山脉并言及募捐序

查昆仑乃天下之大山，真武亦地上之傑构。山脉蜿蜒，纵横数千万里；沙水团聚，缠护百亿兆重。全身载库载仓，可使财谷均丰富；左右或旗或鼓，能使雄威添显然。日月高晖，明乾坤之正气；××××作宇宙之奇观。明堂朝满座空，收聚群山之气色；格局既富且贵，容纳万壑之流通。×××××××，十二峰灵山高耸；小溪朱雀萦绕，五六里曲水迎环。……香炉现彩色之云，紫虎福寿；火鼎奇异之焰，结就祥祯。……四面八方星斗闪，千山万水景象开。……百零八尖峰，若星罗而棋布；卅六条秀水，似马迹而蛛丝。四面云蒸，万卷经营。龙虎五六层兮抱住，气色百千度以变迁。登其峰

也，可令人出世之想，超物之思，尤可异者，山上盘石多多，若鱼鳞之有甲，泉水活活，似龙口之出泉。大旱不能干，奇灾亦可避。宋路无几，凭一径以登嶺；归道偏多，在众人而识曲。特经团邻会议，善士勸成，建真武殿于此山，弥保黎民康乐。敬希志士仁人，捐有用之金钱，成无量之福果。是为序。……× ×冬……立。

孙修×领陈××竖立

庙后有株黄葛树，高五、六丈，股六数围，枝干粗大，亭亭笔立于悬崖之上，出永川南门登黄瓜山嶺能见其形，在松溉长江南岸略见其影，时人呼为神树。此树于解放后修筑成渝铁路伐作枕木去讫。在十年浩劫中，此庙被破坏得基石罄尽。

香 炉 山

真武寺对面耸峙一山，名香炉山。山顶尖圆，顶上有斗框般大的窍由。窍中土壤为灰黑色，疏松软细，宛如香灰，而周围全皆红石谷子，故时人以为真武寺之香炉，呼窍中之泥为香炉香，这是多年的遗名。更有异者：每遇雨后清晨、傍晚，其山顶上时有白雾蒸腾，宛如香烟缭绕，日出、晦冥始散，岂非迎送光明者乎！至今真武寺虽毁而香炉山之烟雾蒸腾如故，山顶之灰色土壤犹能得见，不亦趣哉！